

張其昀先生的生平

高 明

(本文插圖刊一三〇頁)

故博士張其昀先生，字曉峯，浙江鄞縣人也。民前十一年（一九〇一）九月廿九日（陽曆十一月九日）生。其曾祖默人公、祖父樸園公皆中舉人，以是，其故居前立有旗桿，鄉人以爲榮。樸園公以兄弟衆多，另構新築於西楊村，後有碧水如鏡，旁有綠竹成林，號曰竹蔭廬。其尊人兆林公生長嘯傲於此，泊如也。所謂西楊村者，明代楊文懿公守陳之所居，村口有一石坊，題曰「一門三尚書」，蓋守陳與弟守趾、守隨皆以寒素苦讀，由草野而入仕宦，成爲一代名臣。曉峯先生幼居於是村，受其感召者深矣。民國二年，曉峯先生入鄞縣第四高級小學於桓溪，兆林公以桓溪爲全謝山祖望故居之所在，取謝山結埼亭集置於其行篋，蓋欲其以謝山爲楷模，能以布衣而肩負國史之大業也。先生學生治史，而大有造於國家，實由得於庭訓者爲然。民國四年，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從宿儒陳康輔先生習國文，因知文章經濟當學曾文正公，須作「堂堂之陣、整整之旗」；康輔先生臨終，更示以教育爲立國之本，中小學又爲教育之根基，未可以輕忽；先生之獻身於教育，文章經濟皆足爲世法，康輔先

生與有功焉。其時洪允祥先生授歷史，傳以製表之法；秦和鏗先生授地理，又傳以製圖之術；先生對史地之興趣乃益濃。民國八年，中學卒業，正值五四運動，遂代表寧波學生會赴滬，參加全國學生總會，時學生運動以「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爲號召，先生乃考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哲學大師劉伯明先生之薰陶，熟知思維之方術及思想之衍變影響於歷史者爲如何，於是是非之辨明，得失之形著，而中心有主矣；又受史學大師柳翼謀先生之青睞，從之研習中國文化史，因知民族文化植基深厚、歷祀悠久，氣象宏濶、境界高卓，有非其他文化所能比擬者，我民族若能崇愛而光大之則國存，若鄙棄而摧毀之則國亡，以是更立志探研史地之學，以謀發揚民族之精神。先生嘗聞兆林公言，鄉先賢王深寧先生應麟有言曰：「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有志節始有真學問，先生默識之不敢忘。嗣觀於鄉先賢萬季野先生斯同撰明史稿、全謝山先生祖望表章南明史跡，益信深寧先生之衣鉢，鄉里中歷有傳人，乃更致力於大志節與真學問之培養，期無負於兆林公之屬望。綜覽先

生爲學之歷程，則其後先生持躬、處世、建功、立業之道，皆可以知其所由來矣。

民國十二年，先生卒業於南京高師，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於高初中地理教科書之編輯，以其編纂之精，傳布之廣，聲譽大噪。其時商務所屬之東方圖書館，以藏書之富聞名於亞東，先生於編纂之餘，輒寢饋於其中，而學乃大進。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告成，國民政府既定都於南京，南京高師經國立東南大學而改爲國立中央大學，先生遂返回母校任教，前後十年，有感於讀萬卷書，而未嘗行萬里路，仍不得爲真正之地理學者，乃歷作地理考察之旅行。九一八事變前，曾作東北旅行五十餘日，以深探日我形勢之虛實；繼又橫掃朔漠，深入青海，作西北旅行者四周，以考察中俄邊防之險要；主編國風半月刊，發表時事論著及有關鞏固國防之專文，時論美之。民國二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由全國國立大學推選，先生年最少且從未出國深造，而竟入選，可知其學術成就已爲世所認定矣。民國二十五年，國立浙江大學新建史地學系，嗣又增設史地研究所，浙中長老均

寄望於浙東學派之重振，以先生生長浙東，聘為主任兼所長，後又兼任文學院院長。顧抗日戰爭起，浙大內遷至貴州之遵義與湄潭，雖歷經危險與艱困，先生與諸生偕行，弦歌未嘗中輟；又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與梅光迪、張蔭麟、錢穆諸教授倡導人文主義，一以發揚傳統文化之精神，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東大諸教授創辦「學衡」雜誌之宗旨，以救世而濟民；於是聲望益高，為世所宗仰。民國三十二年，美國務院聞其名，聘赴哈佛大學研究及講學二年，乃與西方大儒美國之白璧德、德國之邁乃克、英國之曲維揚等精神相溝通，鎔文、史、地、哲於一鑪，以真、善、美、聖為依歸，期以文化道德之力量，促進世界大同之理想，先生之學至是乃大成。民國三十五年，先生歸自新大陸，會抗戰勝利，浙大復員返於杭州；又得南潯劉氏嘉業堂及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書，而省立圖書館所藏文瀾閣之四庫全書亦完整歸杭，皆可以恣先生之游覽，以助其著述，償其宿願。孰知紅禍蔓延，大陸淪胥，先生痛感於深寧之言，「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乃忍痛離杭，取道廣州，而至於臺灣。先生治學，施教於國家危急動亂之時，未嘗稍懈其志氣，且能益勵其忠貞，可以無愧於季野、謝山諸鄉賢矣！

先生任教浙大之時，以聲望之隆，見重於黨國，被選為第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與議國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聲大著，見知於先總統蔣公，因任命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二屆中央幹事及常務幹事，並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是為先生問政之始。先生以書生報國，此正其時，乃竭智盡忠，勇赴其事。行憲後，任考試院考試委員；民國三十六年被選為國大代表，將以謀國父五權憲法之推行，為國家建長治久安之大計。民國三十八年夏，應先總統蔣公之召，自廣州來臺，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曾隨從訪問菲、韓，參加碧瑤及鎮海會議，以穩定兩國之邦交及西太平洋之形勢；先生運籌帷幄，與有功焉。其時又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委員、講座、兼教務組長，負責組訓革命幹部，以圖重振黨國士氣，奠定復國、救國之基礎。嗣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出版中國一周等書刊。民國三十九年，中國國民黨改造，先生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一面推展黨務工作，一面闡述國父遺教及革命史事，撰黨史概要五冊，以激發國人之革命熱情；又與教育部及省教育廳會合，創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及學術季刊、新思潮等刊物多種；臺灣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勵行愚民政策，光復之初，世人多目為「文化沙漠」，至是，沙漠中始現綠洲，由茁芽萌長，而至花樹婆娑，先生之功，願不偉哉！民國四十三年，出任教育部部長，此與英國史學大師費雪於世界大戰時出任路易喬治內閣之教育部部長，正可東西媲美，然先生之政績輝煌，則非費雪所能望其項背也。先生於臺北市建立南海學園，恢復中央圖書館，設置國立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教育電視臺及廣播電臺，而社會教育之功能大著，民衆之耳目為之一新，心

智亦為之大開。為提高國民教育之師資，設置國民小學教師研習會於板橋；為提高國民教育之水準，延長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首在新竹試辦國小畢業，即免試進入國中，以減輕兒童升學之壓力，繼即推廣於臺、澎、金、馬，於是我國民之知識水準，突飛猛晉，僅次於英、美與日本（彼等國民義務教育皆為十二年），而超越於亞、非各國矣；於是從事經濟建設，而不虞基層幹部之缺乏矣；於是遭遇外交挫折、國際震撼，國民乃能明辨是非得失，而不致搖惑失措，為宵小所乘矣。至於高等教育，則促成國立政治大學之復校，繼之清華、交通、中央各大學，及私立東吳、輔仁等大學亦獲復校，且又批准私立東海大學之設立，改省立師範學院為師範大學，於是大學林立，人才輩出矣；又廣設研究所，使大學畢業之優秀人才有深造之機會，於碩士班級後，又建立博士制度，於是人文科學之學者接踵而出，聲振於國際學壇，而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學者亦聞風而奮起，我國學術研究之風氣蔚然勃興，乃可與國際間第一流之高級學府並駕而齊驅矣。先生又設學術審議委員會，以杜學術界之浮濫；又設學術獎金，以鼓勵研究著述；設文學獎金，以鼓勵創作批評；又設中國文化研究所、音樂研究所、建築研究所、中國醫藥研究所、美育委員會、國劇改良委員會、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等機構，以籌謀中國文化之發揚；又設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以培植繪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視、電影、廣播之人才；又設立各種職業學校，以輔導青年之就業；又出版中華叢書，選印故

宮藝品，編印英文本中國文化季刊，流布世界，使國際人士咸知，共產中國毀滅中國文化，不能代表中國，而中國文化之精華咸在臺灣，中華民國始為真正之中國；於是因學術、文化、藝術各方面之發展，帶動社會之進步，使全國國民活潑而有朝氣、奮進而有作為，政府各項建設乃得順利完成，世界各國遂不得不以另眼相看矣。

民國四十七年至六十一年，先生相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主任，在先總統蔣院長蔣公親自領導之下，調訓全國黨、政、軍、文教、社會高級幹部，施以「總體戰」教育，且對我國家之政略與戰略作通盤而深入之研究，凡受訓者將分別肩負國家復興之重責大任。先生兢兢業業，輔弼蔣公，以主持其事，其對國家前途之影響固亦至為深遠。然先生乃一介書生，其畢生之志業仍在「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使中國文化更具有新生命，遂於民國五十一年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於陽明山之華岡。華岡原為一荒蕪之岡嶺，山民視之為棄地，先生經之營之，傑閣重樓，高臺複道，聳然突起，蔚為奇觀，益以名師雲集，學子風湧，圖書充盈，設備新穎，不數年間，竟成爲一著名之學府。民國五十五年，復創辦中華學術院於斯，內設各科學術協會二十，羅致國內外學者專家凡二千八百餘人，經召開國際華學會議兩次，國際漢學家紛至沓來，與我老師碩儒切磋討論，一時稱盛；又創辦華學月刊，以溝通中外學者研究之消息；於是中華民國遂成爲世界上研究中國文化之中心，而華岡之名乃不脛而走，爲天下所知矣。民國五十三年，中國文

化學院畢業校友，組織華岡學會，以協助母校之建設；民國六十年，又創設華岡興業基金會，得社會人士及全校師生之贊助，因得以學術推動實業，以興業而挹注興學，學校之經濟基礎於是粗定。先生蓋欲以教育、研究、企業、服務四者合爲一體，爲建設「華岡學園」之理想。民國六十九年，教育部以先生華岡興學，已屆滿二十周年，而成效卓著，乃核准中國文化學院改爲中國文化大學，全校騰歡，先生頹而樂之。夫以一赤手空拳之書生，闢草萊，除榛莽，歷經艱苦，不懈耕耘，卒以堅毅之精誠，成此宏偉之事業，此誠非常人之所能爲也！先生以學術之卓越及教育成就之宏偉，聞名於中外，美國西東大學、聖若望大學、韓國慶熙大學咸贈以名譽文學博士，而我政府則於民國七十二二年授以最高榮譽之行政院文化獎，總統府則聘爲資政，誠可謂實至而名歸矣。

先生於教育與興學之際，對文化出版事業亦從未中輟，其所監修者有清史及明、金、元、宋諸史之新刊本，有裨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者極大；所編印者有中文大辭典、中華地圖集、世界地圖集，蘇俄、日本、中華百科全書，胥可爲處理國事、肆應外交時「知己知彼」之所資。其中中文大辭典一書已成爲世界漢學機構必備之典籍，世界漢學家多人手一部，中共地區各大學及圖書館亦無不各具此書，蓋文化反攻已在先生策畫領導之下，登陸神州矣。至先生個人之著述，據華岡學會所編張其昀博士著作年表，計得專著二百種，中文論文二二九六篇，英文論文一〇七篇，以中國地理學研究及中華五千年史爲最著。其著

作之豐富，並世學人鮮與其匹。先生嘗自謂：一生治學，不外五事：一曰國魂，即闡揚三民主義之精義，以爲立國之大本；二曰國史，即探索中國文化之淵源及其對人類社會之貢獻；三曰國土，即研究中華民國在世界政略與戰略中之地位；四曰國力，即籌畫經濟建設對國計民生之關係；五曰國防，即籌畫國防教育，期從文藝復興，而喚起愛國思想與民族正義，進而培育中華民國之新生力量，以完成復國、建國之大業。其志業之崇高，能與之比美者又有幾人？嗚呼！如先生者，豈徒爲國之大老，實亦爲國之重寶也！

先生生平不置私人產業，日常生活極爲儉樸，德配龔柏英夫人與先生鴻案相莊，淡泊自甘，數十年如一日，伉儷之情至篤。其公子鏡湖先生，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博士，爲國際著名之地理學家，曾任夏威夷大學教授廿餘年，並於民國七十三年返國定居，接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職務，其才其學，實能克紹箕裘，承其志業，媳穆閩珠女士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博士，服務教育界，孫女海雲、海明、海燕，孫海平均在學。今先生臥病不起，不幸於七十四年八月廿六日逝世，享壽八十有五，以其立德、立功、立言，已成其三不朽；而賢妻、賢子，又使其瞑目而無憾；惟大陸仍未光復，十億同胞仍未出於水火，世界人類仍舊在戰爭恐懼之中，此則爲先生之所不能忘懷者也，茲述先生之生平事迹，以供國史之採擇。世之知先生者，儼亦聞此惡耗，而爲國家悲老成之凋謝歎！儼亦聞先生之志業，而接踵奮起，以力謀國家民族之復興，挽救世界人類之浩劫歎！



①民國二十三年張其昀博士偕夫人與父親、母親及弟妹等合影。

②張其昀博士偕夫人與公子鏡湖及孫子女合影。(文見32頁)

